金史/卷7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三 ◄

金史
卷七十四　列傳第十二

► 卷七十五

宗翰本名粘罕 孫:斜哥 宗望本名斡離不 子:齊 京 文

列傳第十二　○宗翰本名粘罕 孫:斜哥 宗望本名斡離不 子:齊 京 文

宗翰

宗翰本名粘沒喝，漢語訛為粘罕，國相撒改之長子也。年十七，軍中服其勇。及議伐遼，宗翰與太祖意合。太祖敗遼師於境上，獲耶律謝十。撒改使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，即稱帝為賀。及太宗以下宗室群臣皆勸進，太祖猶謙讓。宗翰與阿離合懣、蒲家奴等進曰：「若不以時建號，無以系天下心。」太祖意乃決。遼都統耶律訛裏朵以二十余萬戍邊，太祖逆擊之，宗翰為右軍，大敗遼人于達魯古城。

天輔五年四月，宗翰奏曰：「遼主失德，中外離心。我朝興師，大業既定，而根本弗除，後必為患。今乘其釁，可襲取之。天時人事，不可失也。」太祖然之，即命諸路戒備軍事。五月戊戌，射柳，宴群臣。上顧謂宗翰曰：「今議西征，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。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，若謀元帥，無以易汝。汝當治兵，以俟師期。」上親酌酒飲之，且命之醼，解禦衣以衣之。群臣言時方暑月，乃止。無何，為移賚勃極烈，副蒲家奴西襲遼帝，不果行。

十一月，宗翰複請曰：「諸軍久駐，人思自奮，馬亦壯健，宜乘此時進取中京。」

群臣言時方寒，太祖不聽，竟用宗翰策。於是，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，蒲家奴、宗翰、宗幹、宗磐副之，宗峻領合紮猛安，皆受金牌，餘睹為鄉導，取中京實北京。既克中京，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，與婁室、徒單綽裏合兵，大敗奚王霞末，北安遂降。

宗翰駐軍北安，遣希尹經略近地，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，乃知遼主獵於鴛鴦濼，殺其子晉王敖魯斡，眾益離心，西北、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，不可用。宗翰使耨碗溫都、移剌保報都統杲曰：「遼主窮迫於山西，猶事畋獵，不恤危亡，自殺其子，臣民失望。攻取之策，幸速見諭。若有異議，此當以偏師討之。」杲使奔睹與移剌保同來報曰：「頃奉詔旨，不令便趨山西，當審詳徐議。」當時，宗翰使人報杲，即整眾俟兵期。及奔睹至，知杲無意進取，宗翰恐待杲約或失機會，即決策進兵。使移剌保複往報都統曰：「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，亦許便宜從事。遼人可取，其勢已見，一失機會，後難圖矣。今已進兵，當與大軍會于何地，幸以見報。」宗幹勸杲當如宗翰策，杲意乃決，約以奚王嶺會議。

宗翰至奚王嶺，與都統杲會。杲軍出青嶺，宗翰軍出瓢嶺，期於羊城濼會軍。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，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，宗翰倍道兼行，一宿而至，遼主遁去。乃使希尹等追之。西京複叛，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，至城東四十里，蒲察烏烈、穀赧先擊之，斬首千餘。宗翰、宗雄、宗幹、宗峻繼至，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，使余兵去馬從旁射之。守忠敗走，其眾殲焉。宗翰弟紮保迪沒於陣。天眷中，贈紮保迪特進雲。

宗翰已撫定西路州縣部族，謁上於行在所，遂從上取燕京。燕京平，賜宗翰、希尹、撻懶、耶律余睹金器有差。太祖既以燕京與宋人，還軍次鴛鴦濼，不豫，將歸京師。以宗翰為都統，昃勃極烈昱、迭勃極烈斡魯副之，駐軍雲中。

太宗即位，詔宗翰曰：「寄爾以方面，當遷官資者，以便宜除授。」因以空名宣頭百道給之。宋人來請割諸城，宗翰報以武、朔二州。宗翰請曰：「宋人不歸我叛亡，阻絕燕山往來道路，後必敗盟，請勿割山西郡縣。」太宗曰：「先皇帝嘗許之矣，當與之。」

諸將獲耶律馬哥，宗翰歸之京師。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，以田種千石、米七千石賑新附之民。詔曰：「新附之民，比及農時，度地以居之。」宗翰請分宗望、撻懶、石古乃精兵討諸部。詔曰：「宗望軍不可分，別以精銳五千給之。」宗翰朝太祖陵，入見上，奏曰：「先皇帝時，山西、南京諸部漢官，軍帥皆得承制除授。今南京皆循舊制，

惟山西優以朝命。」詔曰：「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詔敕從事，卿等度其勤力而遷授之。」

宗翰複奏曰：「先皇帝征遼之初，圖宋協力夾攻，故許以燕地。宋人既盟之後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，先皇帝辭其加幣。盟書曰：'無容匿逋逃，誘擾邊民。' 今宋數路招納叛亡，厚以恩賞。累疏叛人姓名，索之童貫，嘗期以月日，約以哲書，一無所至。盟未期年，今已如此，萬世守約，其可望乎。且西鄙未甯，割付山西諸郡，則諸軍失屯據之所，將有經略，或難持久，請姑置勿割。」上悉如所請。

上以宗翰破遼，經略夏國奉表稱藩，深嘉其功，以馬十匹，使宗翰自擇二匹，余賜群帥。

及斡魯奏宋不遣歲幣戶口事，且將渝盟，不可不備。太宗命宗翰取諸路戶籍按籍索之。而閹母再奏宋敗盟有狀，宗翰、宗望俱請伐宋。於是，諳班勃極烈杲領都元帥，居京師，宗翰為左副元帥，自太原路代宋。

宗翰發自河陰，遂降朔州，克代州，圍太原府。宋河東、陝西軍四萬救太原，敗於汾河之北，殺萬餘人。宗望自河北趨汴，久不聞問，遂留銀術可等圍太原，宗翰率師而南。天會四年降定諸縣及威勝軍，下隆德府實潞州。軍至澤州，宋使至軍中，始知割三鎮講和事。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，太原人不受詔。宗翰取文水及盂縣，複留銀術可圍太原。宗翰乃還山西。

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餘睹，以興複遼社稷以動之。蕭仲恭獻其書，詔複伐宋。八月，宗翰發自西京。九月丙寅，宗翰克太原，執宋經略使張孝純等。鶻沙虎取平遙，降靈石、介休、孝義諸縣。十一月甲子，宗翰自太原趨汴，降威勝軍，克隆德府，遂取澤州。撒剌荅等先已破天井關，進逼河陽，破宋兵萬人，降其城。宗翰攻懷州，克之。丁亥，渡河。閏月，宗翰至汴，與宗望會兵。宋約畫河為界，複請修好。不克和。丙辰，銀術可等克汴州。辛酉，宋少帝詣軍前，舍青城。十二月癸亥，少帝奏表降。詔元帥府曰：「將帥士卒立功者，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。其殞身行陣，沒于王事者，厚恤其家，賜贈官爵務從優厚。」使勖就軍中勞賜宗翰、宗望，使皆執其手以勞之。五年四月，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、寶印、袞冕、車輅、祭器、大樂、靈台、圖書，與大軍北還。七月，賜宗翰鐵券，除反逆外，餘皆不問，賜與甚厚。

宗翰奏河北、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能者任之，以安新民。上遣耶律暉等從宗

翰行。詔黃龍府路、南路、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。宗翰遂趨洛陽。宋董植以兵至鄭州，鄭州人複叛。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，複取鄭州。遂遷洛陽、襄陽、潁昌、汝、鄭、均、房、唐、鄧、陳、蔡之民于河北，而遣婁室平陝西州郡。是時河東寇盜尚多，宗翰乃分留將士，夾河屯守，而還師山西。昏德公致書「請立趙氏，奉職修貢，民心必喜，萬世利也。」宗翰受其書而不答。

康王遣王師正奉表，密以書招誘契彤、漢人。獲其書奏之。太宗下詔伐康王。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，並力南伐。河東諸將不可，曰：「陝西與西夏為鄰，事重體大，兵不可罷。」宗翰曰：「初與夏約夾攻宋人，而夏人弗應。而耶律大石在西北，交通西夏。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，彼必謂我有急難。河北不足虞，宜先事陝西，略定五路，既弱西夏，然後取宋。」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。議久不決，奏請於上，上曰：「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。俟平宋，當立籓輔如張邦昌者。陝右之地，亦未可置而不取。」於是婁室、蒲察帥師，繩果、婆盧火監戰，平陝西。銀術可守太原，耶律餘睹留西京。

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，遂會睿宗於濮。進兵至東平，宋知府權邦彥棄家宵遁，降其城，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。複取徐州。先是，宋人運江、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，盡得之，分給諸軍。襲慶府來降。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於撻懶。乃遣拔離速、烏林荅泰欲、馬五襲康王於揚州，未至百五十里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。康王聞兵來，已於前一夕渡江矣。於是，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。先是，康王嘗致書元帥府，稱「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」，至是乃貶去大號，自稱「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閤下」。其四月、七月兩書皆然。元帥府答其書，招之使降。於是，撻懶、宗弼、拔離速、馬五等分道南伐。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，入於杭州。康王入海，阿裏、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，追之弗及。宗弼乃還。其後宗翰欲用徐文策伐江南，睿宗、宗弼議不合，乃止。語在《劉豫傳》。歸德叛，都統大糺裏平之。

初，太宗以斜也為諳班勃極烈，天會八年，斜也薨，久虛此位。而熙宗宗峻子，太祖嫡孫，宗幹等不以言太宗，而太宗亦無立熙宗意。宗翰朝京師，謂宗幹曰：「儲嗣虛位頗久，合剌先帝嫡孫，當立，不早定之，恐授非其人。宗翰日夜未嘗忘此。」遂與宋幹、希尹定議，入言于太宗，請之再三。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，義不可奪，乃從之，遂立熙宗為諳班勃極烈。於是，宗翰為國論右勃極烈，兼都元帥。

熙宗即位，拜太保、尚書令，領三省事，封晉國王。乞致仕，詔不許。天會十四年薨，年五十八。追封周宋國正。正隆二年，例封金源郡王。大定間，改贈秦王，謚桓忠，

配享太祖廟廷。

孫秉德、斜哥。秉德別有傳。

孫 斜哥

斜哥，累官同知曷蘇館節度使事。大定初，除刑部侍郎，充都統，與副統完顏布輝自東京先赴中都，輒署置官吏，私用官中財物。世宗至中都，事覺，斜哥當死，布輝當除名。詔寬減，斜哥除名，布輝削兩階，解職。

二年，起為大宗正丞，除祁州刺史。坐贓枉法，當死，詔杖一百五十，除名。遣左衛將軍夾谷查剌諭斜哥曰：「卿何面目至鄉中與宗族相見。今徙鄜州，以家人自隨，俟汝身死，聽家人從便。」久之，起同知興中尹，遷唐括部族節度使，曆開遠、順義軍。

斜哥前在雲內受贓，禦史台劾奏，上謂宰臣曰：「斜哥今三犯矣，蓋其資質鄙惡如此。」令強幹吏鞫之。獄成，法當死。上曰：「斜哥祖父秦王宗翰有大功，特免死，杖一百五十，除名。」久之，複起為勸農副使。

贊曰：宗翰內能謀國，外能謀敵，決策制勝，有古名將之風。臨潢既捷，諸將皆有怠忽之心，而請伐不已。越千里以襲遼主，諸將皆有畏顧之心，而請期不已。觀其欲置江、淮，專事陝服，當時無有能識其意者。甫釋干戈，斂衽歸朝，以定熙宗之位，精誠之發，孰可掩哉。

宗望

宗望本名斡魯補，又作斡離不，太祖第二子也。每從太祖征伐，常在左右。

都統杲已克中京，宗翰在北安州，獲遼護衛習泥烈，知遼主在鴛鴦濼，宗翰請襲之。杲出青嶺，遼兵三百餘掠降人家貲。宗望曰：「若生致此輩，可審得遼主所在虛實。」遂與宗弼率百騎進。騎多罷乏，獨與馬和尚逐越盧、孛古、野裏斯等，留一騎趣後軍，即馳擊敗之，生擒五人。因審遼主尚在鴛鴦濼未去無疑也。於是進兵。宗翰倍道兼行，追遼主于五院司，不及。婁室等追之至白水濼，遼主走陰山。遼秦晉國王捏裏自立於燕京。新降州部，人心不固，杲使宗望請太祖臨軍。

宗望至京師，百官入賀。上曰：「宗望與十餘騎經涉兵寇數千里，可嘉也。」上宴群臣，歡甚，宗望奏曰：「今雲中新定，諸路遼兵尚數萬，遼主尚在陰山、天德之間，而捏裏自立於燕京，新降之民，其心未固，是以諸將望陛下幸軍中也。」上曰：「懸軍遠伐，授以成算，豈能盡合機事。朕以六月朔啟行。」既次大濼西南，果使希尹奏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於內地。上顧謂群臣曰：「徙諸部人當出何路？」宗望對曰：「中京殘弊，芻糧不給，由上京為宜。然新降之人，遽爾騷動，未降者必皆疑懼。勞師害人，所失多矣。」上京謂臨潢府也。上乃下其議，命軍帥度宜行之。

上聞遼主在大魚濼，自將精兵萬人襲之。蒲家奴、宗望率兵四千為前鋒，晝夜兼行，馬多乏，追及遼主于石輦驛，軍士至者才千人，遼軍余二萬五千。方治營壘，蒲家奴與諸將議。餘睹曰：「我軍未集，人馬疲劇，未可戰。」宗望曰：「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，日入而遁，則無及。」遂戰，短兵接，遼兵圍之數重，士皆殊死戰。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，遂與嬪禦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。余睹示諸將曰：「此遼主麾蓋也。若萃而薄之，可以得志。」騎兵馳赴之，遼主望見大驚，即遁去，遼兵遂潰。宗望等還。上曰：「遼主去不遠，亟追之。」宗望以騎兵千餘追之，蒲家奴為後繼。

太祖已定燕京，斡魯為都統，宗望副之，襲遼主於陰山、青塚之間。宗望、婁室、銀術可以三千軍分路襲之。將至青塚，遇泥濘，眾不能進。宗望與當海四騎以繩系遼都統林牙大石，使為鄉導，直至遼主營。時遼主往應州，其嬪禦諸女見敵兵奄至驚駭欲奔，命騎下執之。有頃，後軍至。遼太叔胡盧瓦妃，國王捏裏次妃，遼漢夫人，並其子秦王、許王，女骨欲、餘裏衍、斡裏衍、大奧野、次奧野、趙王妃斡裏衍，招討迪六，詳穩六斤，節度使孛迭、赤狗兒皆降。得車萬餘乘，惟梁王雅裏及其長女乘軍亂亡去。婁室、銀術可獲其左右輿帳。進至掃裏門，為書以招遼主。

遼主自金城來，知其族屬皆見俘，率兵五千餘決戰。宗望以千兵擊敗之。遼主相去百步，遁去。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。追二十餘裏，盡得其從馬，而照裏、特末、胡巴魯、背荅別獲牧馬萬四千匹、車八千乘。及獻傳國璽於行在，太祖曰：「此群臣之功也。」遂置璽於懷中，東面恭謝天地，乃大錄諸帥功，加賞焉。

遼主乃使謀盧瓦持兔鈕金印請降。宗望受之，視其文，乃「元帥燕國王之印」也。宗望複以書招之，諭以石晉北遷事。遂使使諭夏國，示以和好，所以沮疑其救遼之心也。宗望趨天德，遼耶律慎思降。及候人吳十回，皆言夏國迎護遼主度大河矣。宗望乃傳檄

夏國曰：「果欲附我，當如前諭，執送遼主。若猶疑貳，恐有後悔。」及遼秦王等以俘見太祖，太祖嘉宗望功，以遼蜀國公主余裏衍賜之。

閻母與張覺戰，大敗於兔耳山。上使宗望問狀，就以閻母軍討張覺，降瀕海郡縣。遂與覺戰于南京城東。覺敗，宵遁奔宋，語在《覺傳》。城中人執覺父及其二子來獻，宗望殺之。使以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出降。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仗。城中人殺使者，立敦固為都統，劫府庫，掠居民，乘城拒守。太宗賞破張覺功及有功將士各有差。

初，張覺奔宋，入于燕京，宗望責宋人納叛人，且征軍糧。久不聞問，宗望欲移書督之，請空名宣頭千道，增信牌，安撫新降之民。詔以「新附長吏職員仍舊。已命諸路轉輸軍糧，勿督于宋。給銀牌十、空名宣頭五十道。及遷、潤、來、隰四州人徙於瀋州者，俟畢農各複其業。」乃詔鹹州輸粟宗望軍。

張敦固以兵八千分四隊出戰，大敗。宗望再三開諭，敦固等曰：「屢嘗拒戰，不敢遽降。」宗望許其望闕遙拜。敦固乃開其一門。宗望使閻母奏其事，乃下詔赦南京官民，大小罪皆釋之，官職如舊。別敕有司輕徭賦、勸稼穡，疆場之事，一決于宗望。又曰：「議索張覺及逋亡戶口于宋。聞此歲不登，若如舊征斂，恐民匱乏，度其糧數賦之。射糧軍願為民者，使複田裏。小大之事關白軍帥，無得專達朝廷。」詔宗望曰：「選勳賢及有民望者為南京留守，及諸闕員，仍具姓名官階以聞。」是時，遷、潤、來、隰四州之民保山砦者甚眾，宗望乙選良吏招撫。上從之。

上召宗望赴闕，而閻母克南京，兵執偽都統張敦固殺之，南京平。赴京師。於是，宗翰請無割山西地與宋，斡魯亦言之。閻母論奏宋渝盟有驗，不可不備。及宗望還軍，上曰：「征歲幣于宋，以銀二十萬兩、絹三十萬匹分賜爾軍及六部東京諸軍。」宗望至軍，宋兵三千自海道來，破九寨，殺馬城縣戍將節度使度盧斡，取其銀牌兵仗及馬而去。宗望索戶口，宋人弗言，且聞童貫、郭藥師治軍燕山。宗望奏請伐宋曰：「苟不先之，恐為後患。」宗翰亦以為方。故伐宋之策，宗望實啟之。

宗望為南京路都統，閻母副之，自燕山路伐宋。宗望奏曰：「閻母于臣為叔父，請以閻母為都統，臣監戰事。」上從之。以宗望監閻母、劉彥宗兩軍戰事。宗望至三河，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于白河，蒲苴敗宋兵三千于古北口，郭藥師降。遂取燕山府，盡收其軍實，馬萬匹、甲冑五萬、兵七萬，州縣悉平。宋中山戍將王彥、劉璧率兵二千來降。蒲察、繩果以三百騎遇中山三萬人於厄隘之地，力戰，死之。術烈速、活裏改軍繼至，

殺二萬餘人。宗望破宋真定兵五千人，遂克信德府，次邯鄲。宋李鄴請修舊好。宗望留軍中不遣。

自郭藥師降，益知宋之虛實。宗望請以為燕京留守。及董才降，益知宋之地裏。宗望請任以軍事。太宗俱賜姓完顏氏，皆給以金牌。

四年正月己巳，諸軍渡河，取滑州。使吳孝民入汴，以詔書問納平州張覺事，令執送童貫、譚稹、詹度，以黃河為界，納質奉貢。癸酉，諸軍圍汴。宋少帝請為伯侄國，效質納地，增歲幣請和。遂割太原、中山、河間三鎮，書用伯侄禮，以康王構、太宰張邦昌為質。沈晦以哲書、三鎮地圖至軍中，發幣割地一依定約，語在宋事中。

二月丁酉朔，與宋平，退軍孟陽。是夜，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。候騎覺之，分遣諸將迎擊，大破平仲軍，複進攻汴城，問舉兵之狀。少帝大恐，使宇文虛中來辨曰：「初不知其事，且將加罪其人。」宗望輟弗攻，改肅王樞為質，康王構遣歸。師還，河北兩鎮不下，遂分兵討之。

宗望罷常勝軍，給還燕人田業，命將士分屯安肅、雄、霸、廣信之境。宗望還山西。未幾。為右副元帥，有功將士遷賞有差。

頃之，宋少帝以書誘餘睹，肅仲恭獻其書，詔複伐宋。八月，宗望會諸將，發自保州。耶律鐸破敵兵三萬於雄州，殺萬餘人。那野敗宋軍七千於中山。高六、董才破宋兵三千於廣信。宋種師閔軍四萬人駐井陘，宗望大破之，遂取天威軍。東還，遂克真定，殺知府李邈，得戶三萬，降五縣。遂自真定趨汴。

十一月戊辰，宗望至河上，降魏縣。諸軍渡河，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。降臨河縣，至大名縣，德清軍、開德府，皆克之。阿裏刮以騎兵三千先趨汴，破宋軍六千于路。取胙城，抵汴城下，覆宋兵千人，擒數將。宗望至汴，分遣諸將遏宋援兵，奔睹、那野、賽剌、台實連破宋援兵。閏月壬辰朔，宋兵一萬出自汴城來戰。宗望選勁勇五千，使當海、忽魯、雛鶻失擊敗之。癸巳，宗翰自太原會軍於汴。丙辰，克汴州。辛酉，宋少帝詣軍前。十二月癸亥，宋帝奉表降。上使勖就軍中勞賜宗翰、宗望，使皆執其手以勞之。五年四月，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，及珪璋、寶印、袞冕、車輅、祭器、大樂、靈台、圖書，與大軍北還。

宗望乃分諸將鎮守河北。董才降廣信軍及旁近縣鎮。宗望乃西上涼陘。詔宗望曰：「自河之北，今既分畫，重念其民見城邑有被殘者，遂阻命堅守，其申諭招輯安全之。儻堅執不移，自當致討。若諸軍敢利於俘掠，輒肆毀蕩者，當底於罰。」

是月，宗望薨。天會十三年，封魏王。皇統三年，進許國王，又徙封晉國王。天德二年，贈太師，加遼燕國王，配享太宗廟廷。正隆二年，例降封。大定三年，改封宋王，謚桓肅。子齊、京、文。

初。遼帝之奔陰山也，遼節度使和尚與林牙馬哥、男慎思俱被擒，都統杲使阿鄰護送得裏底、和尚、雅裏斯等入京師。得裏底道亡，太祖誅阿鄰。和尚弟道溫為興中尹，太祖使謾都本以兵千人與和尚往招之。和尚欲亡去，不克，至興中城下，以矢系書射城中，教道溫毋降。事泄，謾都本責之曰：「汝何反覆如此？」對曰：「以忠報國，何反覆之有，雖死不恨。」乃殺之。既而宗望軍遇遼都統孛迭等，道溫在其中，相與隔水而語。宗望承制招之，孛迭唯諾，無降意。宗望謂道溫曰：「汝兄和尚因戰而獲，未嘗加罪，後以叛誅，能無痛悼。」道溫曰：「吾兄辱于見獲，榮于死國。」宗望顧馬和尚曰：「能為我取此乎？」對曰：「能。」遂以所部渡水擊敗其眾，直趨道溫，射中其臂，獲而殺之。

子 齊 京 文

齊本名受速，長身美髯。天眷三年，以宗室子授鎮國上將軍。皇統元年，遷光祿大夫。正隆六年，遷銀青榮祿大夫。大定初，遷特進，加安武軍節度使，留京師奉朝請。齊以近屬，上所寵遇，而性庸滯無材能。大定三年，罷節度官，給隨朝三品俸，累官特進。卒。

弟京、弟文皆以謀反誅。世宗盡以其家財產與齊之子咬住。詔齊妻曰：「汝等皆當緣坐，有至大辟及流竄者。朕念宋王，故置而不問，且以其家產賜汝子。宜悉朕意。」十五年，上召英王爽謂曰：「卿于讀者公主女子中為咬住擇婚，其禮幣命有司給之。」俄襲叔父京山東西路徒毋堅猛安。

京本名忽魯，以宗室子累遷特進。天德二年，除翰林學士承旨，兼修國史，加開府儀同三司，遷工部尚書，改禮部、兵禮部，判大宗正事，封曹王，除河間尹。正隆二年，例封瀋國公，北京留守，以喪去官。起複益都尹。六年，坐違制，立春日與徒單貞飲酒，

降灤州刺史。未幾，改絳陽軍節度使。海陵遣護衛忽魯往絳州殺之。京由間道走入汾州境得免。

世宗即位，來見於桃花塢。複判大宗正事，封壽王。二年正月戊辰朔，日食，伐鼓用幣，上不視朝，減膳徹樂。詔京代拜行禮。世宗懲創海陵疏忌宗室，加禮京兄弟，情若同生。謂京等曰：「朕每見天象變異，輒思政事之闕，寤寐自責不遑。凡事必審思而後行，猶懼獨見未能盡善，每令群臣集議，庶幾無過舉也。」是時，伐宋未罷兵，用度不足，百官未給全俸。京家人數百口，財用少，上聞之，賜金一百五十兩、重彩百端、絹五百匹。改西京留守，賜佩刀廄馬。

京到西京，京妻嘗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。邦榮言留守官至太師，爵封王。京問：「此上更無否？」邦榮曰：「止於此。」京曰：「若止於此，所官何為。」邦榮察其意，乃詐為圖讖，作詩，中有「鶻魯為」之語，以獻於京。京曰：「後誠如此乎。」遂受其詩，再使卜之。邦榮稱所得卦有獨權之兆。京複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。家人孫小哥妄作謠言誑惑京，如邦榮指，京信之。京妻公壽具知其事。大定五年三月，孫邦榮上變。詔刑部侍郎高德基、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往鞫之。京等皆款伏。獄成，還奏。上曰：「海陵無道，使光英在，朕亦保全之，況京等哉。」於是，京夫婦特免死，杖一百，除名，嵐州樓煩縣安置，以奴婢百口自隨，官給上田。遣兀古出、劉琉宣諭京，詔曰：「朕與汝皆太祖之孫。海陵失道，翦滅宗支，朕念兄弟無幾，于汝尤為親愛，汝亦自知之，何為而懷此心。朕念骨肉，不忍盡法。汝若尚不思過，朕雖不加誅，天地豈能容汝也。」十年四月，詔于樓煩縣，為京作第一區，月給節度廩俸。

十二年，兄德州防禦使文謀反。上問皇太子、趙王允中及宰臣曰：「京謀不軌，朕特免死，今複當緣坐，何如。」宰臣或言京圖逆，今不除之，恐為後患。上曰：「天下大器歸於有德，海陵失道，朕乃得之。但務修德，余何足慮。」太子曰：「誠如聖訓。」乃遣使宣諭京，詔曰：「卿兄文，舊封國公，不任職事，朕進封王爵，委以大藩。頃在大名，以贓得罪，止削左遷，不知恩幸，乃蓄怨心，謀不軌，罪及兄弟。朕念宋王，皆免緣坐。文之家產應沒入者，盡與卿兄子咬住。卿宜悉此意。」

二十年十一月，上問宰臣曰：「京之罪始于其妻，妄卜休咎。太祖諸孫存者無幾，朕欲召置左右，不使任職，但廩給之，卿等以為何如？」皆曰：「置之近密，臣等以為非宜。」上曰：「朕若修德，何以豫懷疑忌。」久之，上複欲召京，宰臣曰：「京，不赦之罪也，赦之以為至幸矣，豈可複。」上默良久，乃止。

文本名胡剌。皇統間，授世襲謀克，加奉國上將軍，居中京。

海陵篡立，賜錢二萬貫。是時，左淵為中京轉運使，市中有穢術敲仙者，文與淵皆與之遊。海陵還中京，聞，召敲仙詰問，窮竟本末。既而殺之於市，責讓文、淵。貞元元年，除秘書，坐與靈壽縣主阿裏虎有奸，杖二百，除名。俄複為秘書監，封王。正隆例封鄖國公，以喪去官。起複翰林學士承旨、同判大宗正事、昌武軍節度使。

大定初，改武定軍，留京師，奉朝請。三年，賜上常禦條服佩刀而遣之。謂文曰：「朕無兄弟，見卿往外郡，惻然傷懷。卿頗自放，宜加檢束。」除廣甯尹，召為判大宗正事，封英王。是時，弟京得罪，上謂文曰：「朕待京不薄，乃包藏禍心，圖不軌，不忍刑及骨肉，遂從輕典。卿亦驕縱無度。宋王有社稷功。武靈封太祖諸孫為王，卿獨不封。朕即位，封卿兄弟為王。自今懲咎悔過，赤心事朕，無患朕不知也。」除真定尹，賜以衣帶。改大名尹，徙封荊王。

文到大名，多取猛安謀克良馬，或以駑馬易之，買民物與價不盡其直。尋常占役弓手四十餘人，詭納稅草十六萬束。公用闕，取民錢一萬九千餘貫。坐是奪爵，降德州防禦使，僚佐皆坐不矯正解職。監察禦史董師中按文事失糾察，已除尚書省都事，降沁南軍節度副使。詔曰：「自今長官不法，僚佐不矯正，又不言上，並嚴行懲斷。」

文既失職，居常怏怏，日與家奴石抹合住、忽裏者為怨言。合住揣知其意，因言南京路猛安阿古、合住、謀克頗裏，銀術可與大王厚善，果欲舉大事，彼皆願從。文信其言。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，密以謀告洪。洪言來歲甚吉。文厚謝洪，使家僮剛哥等往南京以書幣遺阿古等。剛哥問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從。合住曰：「阿古等與大王善，以此意其必從耳。」剛哥到南京，見阿古等，不言其本來之事。及還，紿文曰：「阿古從大王矣。」文乃造兵仗，使家奴斡敵畫陣圖。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，府遣總管判官孛特馳往德州捕文。孛特至德州，日已晚。會文出獵，召防禦判官酬越謀就獵所執之。酬越言：「文兵衛甚眾，且暮夜，明日文生日，可就會上執之。」孛特乃止。是夜，文知本府使至，意其事覺，乃與合住、忽裏者等俱亡去。河間府使奏文事，詔遣右司郎中紇石烈哲典、斡林修撰阿不罕訛裏也往德州鞫問。

上聞文亡命，謂宰臣曰：「海陵翦滅宗室殆盡，朕念太祖孫存者無幾人，曲為寬假，而文曾不知幸，尚懷異圖，何狂悖如此。」上恐文久不獲，詿誤者多，督所在捕之。詔

募獲文者遷官五階，賜錢三千貫。文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覺，亡命凡四月，至十二月被獲，伏誅。康洪論死，餘皆坐如律。詔釋其妻術實懶。孛特、酬越不即捕，致文亡去，孛特杖二百，除名，酬越杖一百，削兩階。詔曰：「德州防禦使文、北京曹貴、鄜州李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，陷於大戮。凡術士多務苟得，肆為異說。自今宗室、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，除占問嫁娶、修造、葬事，不得推算相命，違者徒二年，重者從重。」上以文家財產賜其故兄特進齊之子咬住，並以西京留守京沒入家產賜之。

贊曰：宗望啟行平州，戰勝白河，席捲而南，風行電舉，兵無留難，再閱月而汴京圍矣。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。既取信德，留兵守之，以為後距，此豈輕者耶。《管子》曰：「徑于絕地，攻於恃固，獨出獨入，而莫之能止。」其宗望之謂乎。